

揭幕

殺聲震天價響，從四面八方而來。

「皇上，快走！」

「不！朕不走！」

鸞鳳殿內幽暗長廊的一扇門前，有兩人拉扯著。

身為第一帶刀侍衛的鳳則影渾身是血，就連金色頭盔也染上鮮紅，可見前廷的戰況有多激烈。

「快走！」他一把推開門，硬是要將李雋往門內推。

「則影，你連朕的話都不聽了」李雋惱聲低咆。「朕是一國之君，豈有躲在後頭，放任你在前廷指揮大局的道理，朕要先替你療傷！」

鳳則影美目直盯著他，向來冷情的俊臉緩緩勾起一抹笑。

「則影？」李雋不解。

他太內斂，有時就連自己也分不清他的笑有何含意，有時他……甚至不確定則影到底愛不愛他。

「皇上，微臣的任務就是護著皇上全身而退。」鳳則影依舊笑著，笑得向來清冷的瞳眸染上暖意。

「拋去君臣關係，朕只想保護你……你懂嗎？」李雋搖頭，啞聲說。

這一扇門，是奇異之門。

十年前，他的皇叔李鳳雛，和從這裡穿越時空而來的冉凰此在此消失不見。凰此說，這是扇可通往異世界的門，可以將她送回她的世界，於是在皇叔和她消失之後，他便將這裡封鎖，只留下良鳩內殿通往這裡的祕道。

他常到這殿裡埋下他的思念，但從未想過有一天，自己會為了避難而踏進這扇門內。

「皇上，援軍到不了了。」鳳則影突道。

李雋一愕，一時未察，竟被一掌推進門內，他試著要站起身，卻像是被一道無形的力量給攀住。

「皇上，拋去君臣關係……微臣只為保護你而活。」他笑得飄忽，緩緩闔上門。

晦暗的空間內只餘門縫外的微亮光線，他只看見則影的笑，則影的最後一面——

「不！」

彷彿從冰冷海底浮出水面，李峻驀地自床上猛坐起身，一身冷汗教他寒顫不休。

夢中的畫面太真實，使他完全無法融入眼前現代化十足的前衛擺設，心像是被人掐住，快要不能呼吸。

「李峻。」忽地，身旁的人輕喚。

他緩緩看向身側，防備中有著肅殺，一時之間認不出身旁的人是誰。

「……又作惡夢了？」于玆壓根不在意他寒驚的目光，經過這些年來的相處，他慢慢習慣了。

「你……」

「于玆。你又忘了嗎？」于玆有張混合東西方優點的臉龐，墨綠色的眸子在微黃的燈光下，像是一潭綺麗湖水。

「……不。」李峻緩緩抹去臉上的冷汗。

他想起來了。

當他陷入黑暗中再醒來，推開門後，已經人事全非。

他穿過鸞鳳殿謎樣的門，從金雀皇朝來到了凰此說的世界，但他卻找不到她，只能在這個陌生世界裡飄流。

那扇門，不管他開關幾次，都再也無法讓他回到屬於自己的時空；那扇門，將他和則影徹底隔離。

而後，他被世代守著那塊土地的人驅趕，不得不離開，卻和正想要參觀殿宇的于玗相遇。

因為他的聲音酷似于玗死去的情人，於是于玗便將他帶在身邊，帶回英國，可是在替他製造身份時，卻因為一時失誤，將他的名字從李雋寫成了李峻。

「再睡一會吧，別忘了明天你要陪我飛台灣。」于玗是英國百年手工家具店繼承人，但他卻偏愛古董，尤其是中式古董，而李峻精湛的鑑識能力，和可怕的仿製能力著實令他驚豔。

這些年，李峻就跟著他出入各大古董拍賣會，替他買下不少逸品，所以他最近想跨足古董仲介，合併自家品牌，最後決定把據點設在台灣，只因近來台灣的古董市場頗熱絡。

李峻沒有回答，躺進軟床，由著他環抱住自己。

身邊有人暖著，可他的心卻一直是冷的、死的，因為沒有則影的世界，哪裡都一樣。

對他而言，一切都無所謂了。

一眨眼，來到這裡也已經五年，他幾乎習慣了這裡的生活，只是有時，會快忘了自己是誰，忘記了曾存在過的金雀皇朝……忘了曾身為金雀皇朝皇帝的自己。

在許久以前的皇朝裡，曾有個輔佐他的攝政王皇叔李鳳雛，還有照顧他的太后凰此，更有伴著他的愛人則影，可身為這個世界的人，凰此的身體在皇朝中發生了異變，皇叔為救她，不惜賭命與她一起走進鸞鳳殿，將凰此送回她的世界，幾年之後，他也來到了凰此所處的世界，卻找不著他們的下落。

在這個世界，他沒有歸屬，總是格格不入……

## 第一章

「不能出貨」暴吼聲自鬧區辦公大樓傳出。

「董事長，對不起，實在是無法調到那組床尾椅，不管怎麼接洽，英國那邊就是不願意出貨。」業務經理陳大成誠惶誠恐地解釋。「他們說，床和床尾椅是一組出貨，不賣單品。」

「西拓貿易公司」位於一辦公大樓十七樓，佔地約兩百坪，公司人事結構簡單但充實，主要業務是經銷歐洲各式高級家具，賣點遍及各大百貨，在家具界稱不上龍頭，可也算是數一數二。

「你到底有沒有出示清單？那明明是他們業務疏失，忘了把床尾椅運來，怎能現在還要求我們重下一組單？」被喚為董事長的男子雖然處於盛怒中，清俊面容卻因怒氣而更加出色。

「可是……是我們錯誤下單……」陳大成說著，臉垂下。「董事長，這是我的疏失，是我沒搞清楚下單內容，至於損失，我會照價賠償。」

坐在紫檀木辦公桌後的冉昭穎聞言，頭痛地撫著額角，一雙鳳眼無奈閉起。

「大成，那組天鵝絨床組單價是五百四十萬，床柱是金打造的，上頭鑲嵌各式寶石，出自英國Brace百年手工家具頂級精品，是客戶指定的限量款，現在不是你賠不賠的問題，而是這組床組我們去年就下單，你現在重下，是不是要等到明年才拿得到？」

公司作業失誤導致客戶損失，這可是他絕不允許的過錯。

「董事長……」

「算了，你下去吧，我會想辦法。」

待業務經理離開，冉昭穎長指在桌面輕敲幾下之後，按下桌上的內線電話。「俐雅，妳進來一下。」

話落，他轉動辦公椅，面對斜後方的玻璃帷幕，睇向整座城市的繁榮。

映在玻璃帷幕上的他，略長的劉海斜落寬額，落在濃揚的眉和纖密長睫上，立體的眉骨底下嵌著深邃的鳳眼，配上唇角淺淺笑意，更顯俊俏。

「夠了你！自戀也要有限度，不要連玻璃窗都不放過。」推門而入的朱俐雅毫不客氣地戳破他佯看城市榮景的假象。

撥了撥劉海，冉昭穎無動於衷地對著玻璃窗微瞇眼。「俐雅，妳要知道，保持外貌整齊，是身為經營者的最基本要求。」

「……我要出去了。」朱俐雅轉頭就走。「忙死了，沒空聽你的鬼話。」

除了是冉昭穎的青梅竹馬，她也是他外傳的未婚妻人選，可其實她只是他的機要祕書，外加三不五時得幫他擋桃花的煙霧彈而已。

朱俐雅蓄著一頭俏麗短髮，合身套裝完美勾勒出她誘人的曲線，洗練的工作態度，一直是冉昭穎最得力的助手。

「別走，俐雅，我有事要問妳。」火速捨棄玻璃窗，他回頭央求。

「快！」朱俐雅皺眉回頭，眸色沉靜，態度強勢，教人有些懷疑到底誰才是老闆。

「我記得妳前幾天跟我提過，Brace 的繼承人已經來台弄了家古董仲介公司，沒錯吧？」

「是。」

「那麼，妳知道那家公司在哪嗎？」

「距離 Brace 古董精品仲介公司開幕大概還有幾天的時間……」朱俐雅想了下。「但是位置在哪我還不確定，你等我一下，我去幫你查查。」

「謝了。」冉昭穎微笑，笑瞇的黑眸自然地發散電力。

見狀，朱俐雅橫眼瞪他。「饒過那面玻璃窗吧，都快裂了。」

冉昭穎哈哈大笑，壓根不在意。

Brace 古董精品仲介門市就在鬧區鄰近郊區的邊界，是三層樓的挑高獨棟建築，外頭有寬敞的廣場，另闢一座合抱式花園，更有佔地不小的停車場，規劃得相當完善。

冉昭穎開著他最愛的 911 跑車停在建築物的落地窗前，從車窗望去，不禁微愣了下。門市裝潢已經完成，裡頭凌亂地擺放著一堆木箱和陳列架，然而他吃驚的並不是裡頭的雜亂，而是門面設計。

門面是萬分顯眼的金紅交錯，原本該是俗豔的色彩，卻因為搭配適當而顯得耀眼，一瞬間，有種時空交錯的異樣感，就像他第一次踏進祁連山上的鸞鳳殿一般。

下了車，他推開了門，彷彿踏進了歷史之中。裡頭佔地極大，樓中樓的設計，將空間感運用得相當好，每個角落都設有擺架，卻不見半個人。

這個地址，是他到 Brace 古董精品仲介公司問到的，就為了直接會見負責人，想和對方直接談談那套床尾椅能否通融。

「不好意思，有人在嗎？」他朗聲問，東看西看，發現店面右後方有扇微啟的門，便走過去。朝門縫一探，只見一個昂藏高大的背影，對方的長髮束在腦後，身體正往前低俯，而前方則是一個男人……

呆了兩秒，他才意會自己撞見了什麼，趕緊想要離開，卻偏偏踢到門，將門踢得更開，門內的兩人隨即看向他——

李峻不耐的回頭，下一秒他臉上的惱意瞬間消失，取而代之的是說不出口的驚愕，心像是被什麼緊攫住。

那早已死透的心，因為眼前這個身影，而從無盡的黑暗中迅速甦醒。

他的眼貪婪地追逐眼前人，彷彿回到那年的金雀，那個總是與愛人晨昏共度，只要一回頭，便能見到他，只要同處一個空間，就能感覺他氣息的時光。

如此真實的存在，讓他的心顫悸著，他腦袋空白得說不出半句話，只能用眼睛不斷確認。

「則影……」好久好久，他才低喃出唯有在午夜夢迴之際才會喊出口的名字。

冉昭穎聽見了，揚笑瞅著他。「欸，則影？這名字好像在哪聽過……」在哪呢？嗯……想不起來。

那樣爽朗的笑，卻使李峻又是一震。

不對，則影不曾如此笑過……他不是則影！

「抱歉，我不是故意打擾兩位，只是想找于珏于先生。」面對對方瞬間變得陰鷙的表情，冉昭穎笑得一臉抱歉。

這真是再糟不過的出現時機了，要是門內是一男一女，也許還比較容易粉飾太平，可是裡頭是兩個男的，剛剛還貼得那麼近，其中一個現在還瞪著他……這下子，有點麻煩了。

「你找我？」坐在椅子上的于珏不著痕跡地抽開定在李峻臉上的視線，看向不速之客。

儘管李峻沒有開口，但他就是能感受到他的不尋常。

「你就是于先生嗎？」冉昭穎咧開大大的笑，大方走進門，伸出手。「你好，我是西拓貿易的董事長冉昭穎，幸會。」

冉昭穎李峻驀地抬眼，看他像沒事人般走過他的身邊，心幾乎快要衝出胸口。「你是冉昭穎？」他一把扳住他的肩頭，逼迫他轉過臉來。

正和于珏握手的冉昭穎，雖然被抓得一頭霧水，還是禮貌的朝他揚笑。「欸，你認識我？」如此近距離的注視，他猛然發現，這男人……還真不是普通的好看。

明明是蓄著長髮，濃眉大眼的他卻一點都不陰柔，雖然談不上粗獷，但相當有型，甚至……他總覺得像是在哪見過這張臉，尤其是那股與生俱來的霸氣，他莫名覺得似曾相識。

「你是不是有個妹妹叫冉凰此？」李峻用盡力氣才能壓抑激動的情緒。

「欸，你怎麼知道？難道你認識我妹嗎？」真是太巧了，要是可以藉此攀上一點關係，問題就大大的減輕了。

「……她現在在嗎？」他問得極輕。

當年，她和皇叔消失在鸞鳳殿的那扇門裡，至今他依舊不知道她到底回到她的世界沒有，他找了她許多年，然而世界如此之大，他完全沒有她的下落，五年下來，他萬念俱灰地放棄了尋找，在這個世界載浮載沉，由著于珏安排他的生活，猶如行屍走肉般度過漫長歲月。

如今，是老天給了他一線生機嗎？

「在呀，她跟我妹夫現在恩愛得很，只是……你是在哪認識她的？」該不會是凰此在美國留學時交的前男友吧？

欸，不對呀，如果是前男友，那他又怎麼會跟這位先生……

「她結婚了？」李峻一愣，開始懷疑兩人說的不是同一人。

凰此曾經跟他說過，她有個哥哥叫冉昭穎，和則影長得相似極了，所以當初她到金雀時，才會一時將則影誤認成她大哥。

而眼前的人確實像極了則影，除去髮型，他們幾乎一模一樣！

「是啊，兩年前結的婚。」冉昭穎笑瞇鳳眼，緩緩鬆開于玆的手，報以一記抱歉的笑，才轉向李峻，伸出手。「你好，不知道怎麼稱呼你？」

李峻冷沉的烏瞳直睇著他，眸底閃動著他不懂的光痕。

「嗯？」唉，伸出去的手沒人握住，實在是有點尷尬呀……對了！這一點跟他那沒心沒肺的妹夫挺像的，再仔細一瞧，連眉眼都有點像了。「不知道你認不認識鳳雛？」

他向來沒太多心眼，想到什麼就問什麼。

「……鳳雛？」

「是啊，三年前他公開了一份金雀皇朝的歷史學術論文，不知道你聽過沒有？他就是擁有祁連山上那座金雀宮殿的土地所有人。」說到和古董有關的話題，他實在是管不住自己的嘴，巴啦巴啦地說個沒完沒了。「他當初見到我時，也是問我有沒有妹妹，也是讓我的手伸在半空中老半天，你說尷不尷尬？」

李峻靜靜聽著，又注視他半晌，突地唇角一勾，柔和了那張冰封的俊顏，彷彿破冰後的春風拂煦，教冉昭穎差點看傻了眼。

「昭穎。」笑開一口白牙，李峻的大手緊握住他的，握得死緊，眸中跳動著些微激動。「很高興認識你。」

找到了，他終於找到他的家人了。

冉昭穎傻傻地回以笑容，像是不小心踏進撒旦圈套裡的笨羊，絲毫不知自己即將陷入某種「新關係」，只是單純覺得他的手似乎……握太久了點。

「結果，你就跟人家聊了一大堆古董話題，然後順便做了一下午的義工？」流洩輕柔樂音的西式餐廳裡，夾雜著一道凌厲質問。

「……唉，俐雅，妳要知道，知己難逢。」回答的聲音非常氣虛，但只要一說到古董——裡頭有清朝的金雕玉嵌紙鎮和御用青花瓶，那全都是蘇士比拍賣會上所鑑定的真品耶！還有一

「是啊，知己難逢嘛，所以公司信譽挽回也不關我的事嘛。」朱俐雅要笑不笑地哈哈兩聲。

「妳不懂啦……」冉昭穎的頭愈垂愈低。「李峻真的是非常了得的鑑賞師。」所以他才會有那種他鄉遇故知的感動，因此就完全忘了他到底是去幹麼的，一整個下午都在和李峻聊金雀文化、摸真品古董，把客戶的床尾椅徹底忘到天涯海角去……

可是這不能怪他，實在是李峻真的懂太多了，逼得他話匣子一打開就關不了。

「是是是，我是不懂，反正你開心就好。」坐在他對面的朱俐雅優雅地切著牛排，笑得很冷。

「……都請妳吃飯了，幹麼還這麼說？」

放下刀叉，她優雅地喝了口紅酒，深呼吸，低斥，「你請我吃飯可是天經地義，因為我是你勞

苦功高的祕書，也因為我是你倒楣的青梅竹馬，更因為我是你名義上的未婚妻，還因為我幫你擋去很多桃花煞，你本來就應該請我吃飯。」連珠炮地罵完，她臉上還是揚著完美的笑容。

「……辛苦了。」他還能說什麼？

「你知道就好。」

「可是，我覺得我有必要聲明，桃花煞不是我要的，是莫名其妙就有人追來啊。」

他臉太俊，不需要刻意招蜂引蝶，就老是有人自動送上門，讓他很苦惱。

「誰要你老是對人放電？」

「我哪有？」他只不過是愛好和平而已。

「再說一次。」朱俐雅瞇起的麗眸像是要濺出火花。「上個月，是誰要我把冠群建設的董事長千金擋在門外，害得我到今天還在收詛咒信？」

「……我又不喜歡她。」

「那你就說清楚，不要老對人放電，結果又曖昧不清，你這樣不叫做善意的謊言，而是惡劣的欺騙！」儘管正怒罵著，但她的音量拿捏得非常好，臉上還始終揚著完美笑意，不知情的人看到，只會以為他們在打情罵俏，並忍不住被天造地設的兩人給吸引住。

冉昭穎立刻揮起白旗投降，後悔自己哪壺不開提哪壺，乾脆埋頭吃他的牛排，免得又惹火上身。

明明俐雅小他兩歲，可有時候，他老覺得自己多了個姊姊。

「兩位的感情看起來真好。」

陰影襲來，伴隨著熟悉的低沉嗓音，讓冉昭穎立即抬眼，咧開笑。「李峻，你也來這裡吃飯？坐，一起用。」

李峻冷眼打量著他的爽颯笑臉，餘光瞄向一臉錯愕的女人。

「怎麼好意思呢？」他似笑非笑地微微對對方點頭。

眼前的冉昭穎像極了則影，但一個下午的相處下來，教他意識到他們相似的似乎只有外表，內在彷彿盛裝著截然不同的靈魂，讓他心生矛盾。

則影的性子極為清冷，少有情緒，像是不動的清泉，可是眼前的冉昭穎卻像是天邊的彩虹，色彩豔麗，充滿生氣。

「有什麼關係？」冉昭穎笑著對朱俐雅說：「俐雅，我跟妳介紹，他就是李峻，Brace 古董精品仲介的鑑賞師。」

朱俐雅這才收回驚豔的目光，羞澀的微垂長睫，輕點頭。「你好，我是朱俐雅。」

可惡！昭穎說了一大堆，只提到李峻的鑑賞能力，壓根沒提到這個人高大俊美，簡單的白襯衫和牛仔褲就能穿得極有型，光是站在這裡就閃閃發亮，簡直像個超級男模！

「妳是昭穎的一」李峻試探性地問。

「機要祕書。」

「未婚妻！」

不同調的回答，讓朱俐雅馬上抬眼瞪向上司兼好友，只見他笑得很得意，大有報復的意味。

「開玩笑的啦，俐雅是我的青梅竹馬，現在更是我工作上最得力的助手，你可千萬別跟我搶她。」

哼，剛才他提起李峻，她還一副興趣缺缺的樣子，現在見到人就裝害羞……嘖，要不小小報

復一下，他這口氣怎麼出？

「……是嗎？」

初見這人的激動，隨著對方與則影大相逕庭的舉措，逐漸消散。

李峻自認內心能清楚地分別則影與冉昭穎，可是不知道為什麼，當他看見冉昭穎和朱俐雅勾笑對談，就覺得相當不舒坦。

那是他很熟悉的感覺，酸楚加上無法控制的妒忌，這教他很錯愕，彷彿他打從心底將這人認定為則影，即使他們那麼不同。

現在他的內心矛盾不已，因看見熟悉的面容開心，又為他不是熟悉的人而失望，怎麼也找不到平衡。

「你怎麼了？」冉昭穎敏感地發現他好像又恢復成初見時的淡漠，一雙眼陰沉得幾乎不透光，就連周身的空氣似乎都凝結起來。

「沒事。你說凰此去度假，可知道她什麼時候會回來？」暫時不願去釐清心中所想，李峻狀似漫不經心地問。

「應該再一個星期吧。」

「是嗎？」他沉吟。「我知道了，不打擾你用餐。」

「等等，你不是來用餐的嗎？」見他要走，冉昭穎站起身往他手臂一扣，豈料他竟迅速閃身，輕易掙脫。

「不，我只是路過這裡。」李峻淡漠地道，頭也不回的走了。

其實他並非路過，而是就算明知道他不是則影，還是忍不住想多看他一眼，所以他是一路從門市尾隨他回西拓，一直來到這家餐廳，而他和朱俐雅打情罵俏的樣子，教他倒足了胃口。冉昭穎疑惑的看著他走出餐廳門口，驀地拿起擱在一旁的圍巾追上。

「李峻。」

攢起濃眉，李峻動也不動地站在原地。

「今天滿冷的，我看你只穿了件襯衫，應該會冷吧。」冉昭穎笑道。「圍上圍巾吧，會暖一點。」李峻略偏頭，瞧見他手上的圍巾，心情無端好了些。噙著淺淺笑意，他說：「再叫一次。」

「叫什麼？」

「我的名字。」

「李峻？」他皺眉。

「……再一次。」

「……李峻？」

下一秒，李峻突地一把將他摟進懷裡，就在人來人往的餐廳門口。

他明白為什麼于玆老是要他呼喚他的名字了。

只因聽著最思念的聲音呼喚自己的名字，才能感覺到自己存在。

那聲音像是道咒語，將他束縛，他逃不開深藏的渴望，將這人佔為己有的渴望。

「李峻？」冉昭穎僵硬如石地低喊。「你怎麼了？」他想要掙脫，卻發現李峻的臂力驚人，讓他根本無法移動半分。

「……我在英國待了幾年，那裡都是這樣打招呼的，你別介意。」一會，李峻才淡笑著鬆開了他，接過他手中的圍巾。「謝謝你，記得開幕時一定要到場。」

「喔。」外國禮儀他明白，只是……好像摟太緊，也太久了一點……呆了一會，李峻的身影早已消失在熱鬧的夜色中，然後冉昭穎才突地想起一  
「啊！我又忘了提床尾椅的事了！」

下了車，冉昭穎打量著身穿黑絨緊身洋裝的朱俐雅。今晚她露出香肩酥胸，加上誘人的纖腰和姣美的長腿曲線，完美展現她成熟迷人的風情—

「裡頭有暖氣，趕快走！」然而朱俐雅口氣中的急迫完全和優雅從容搭不上邊，只因她冷得快爆雞皮疙瘩，踩著三吋高跟鞋，就拉著冉昭穎直往 Brace 門市展場而去。

今天是 Brace 古董精品仲介公司的開幕，開幕地點設在門市，裡頭夠寬敞，儘管擺上數十道自助餐點，也能夠容納一兩百人。

「哇一」朱俐雅一進門市，麗眸便眨也不眨地鎖定一個在人群中穿梭的身影。

只見李峻長髮未束，一席金底鑲黑邊的窄腰短褂襯得他身形益發修長，幾個花釦沒扣上，露出刀鑿似的厚實胸膛，教朱俐雅完全看傻。

「妳嘛幫幫忙！」冉昭穎沒好氣地閉了閉眼，總算搞清楚她今天特地打扮是為哪樁。「妳能不能矜持一點？好歹妳跟我一道外出時，代表的是我的未婚妻耶，這樣當著我的面看其他男人的胸口，是要把我的面子擺到哪裡去？」

只能說男人女人大不相同，吸引他目光的，是懸掛在門市辦公桌正上方的金雕刻版，乍看之下，可能會看不清楚上頭寫什麼，但再仔細一瞧，便可見龍飛鳳舞的「金雀」兩個大字。

極為蒼勁剛強的筆鋒，和俐落果斷的雕功，深深的吸引他的目光。

「你有本事也穿那樣。」朱俐雅毫不客氣地往他胸口戳。

收回視線，冉昭穎揚起眉，拉著她的手貼向胸口。「妳感覺到了沒有？」他健身房可不是去假的，只是他身為公司負責人，不穿西裝赴宴，是要他穿背心跟李峻比肌肉大小啊？

「什麼？」朱俐雅很輕蔑的瞄了一眼他的胸口。

冉昭穎瞇起烏瞳。「走！」

「去哪？」

「回家讓妳摸個仔細！」身為男人，他無法容忍自己被比下去！

「無聊，誰要摸你，都已經看到不想看了好不好。」她一臉鄙夷。「要看也是看李峻的。」

「……女人，妳真的太暴殄天物，小心遭天譴！」

「哼。」朱俐雅根本懶得理他，撇開眼的瞬間，剛好對上李峻烏沉的眸，表情立刻轉為羞澀。

「你好。」

「妳好。」

「你穿這樣不冷嗎？」一旁的冉昭穎很不是滋味的出聲，雙眼鎖定他壯而不碩的胸膛。

「這是老闆的嗜好。」于玆偏愛中國風，所以開幕宴會上，所有員工全都穿著同款式的短褂。

「對了，于先生在哪？」冉昭穎收回視線問。

「你找他有事？」

「有公事想請教他。」

「公事？」

冉昭穎想了下，把下屬捅的樓子簡略說明。「其實我也是可以直接跟英國 Brace 再接洽一次，

只是想于先生既然剛好來到台灣，可以當面跟他談。」

他是可以再跟英國那邊談，可是就怕作業上會拖延更多時間，再者于玆是 Brace 未來的繼承人，相信只要他一句話，就可以省下更多時間，而且趁現在打好關係，對未來總是好處多多。李峻垂睫尋思一會，沉聲道：「今天是仲介公司開幕，于玆可能撥不出心思幫你處理這件事，不如我先幫你處理吧。」

聞言，冉昭穎烏亮的鳳眼一亮，長手隨即往他肩上一勾。「好兄弟，真是謝謝你了！」就知道李峻跟于玆關係匪淺，抓住他就等於抓住于玆，他的想法果然沒錯！

「不客氣，那你打算怎麼謝我？」李峻笑得慵邪。

「嘅？」不過是隨口說說的客套辭令而已，哪有人真的當面討賞的？

「我今天忙了一晚都還沒吃東西，你陪我吧，我們也可以多聊聊一點古董的事。」

說到古董，冉昭穎的眼睛立即發亮。「這有什麼問題呢？我也還沒吃，餓得很。還有，我一直很想問你，那天我看見的紫檀寶座，真的是從紫禁城來的嗎？」

「拍賣會上的鑑定師是這麼認定的。」

「可是，到底要怎麼認定？」

「通常宮裡的家具底下都會有一些徽章，顯示這是宮中御用監打造的，就像你先前看過的螺鈿紙鎮……」

兩人就這樣勾搭著，一路朝門市後方的長廊走去，完全忘記朱俐雅的存在。

## 第二章

Brace 門市的三樓有座木製露台，剛好背對著外頭大街，迎向建築物後方的花園。此刻蘭花正盛綻，香氣染著西式餐點特有的香草氣息，再配上紅酒的香醇，教冉昭穎臉上的笑意持續綻放。

「只可惜這兒的字畫不多。」聊了一晚的古董，他還意猶未盡。

「你偏愛字畫？」

兩人從桌上聊到露台欄杆邊，遠眺熱鬧的城市街景。

「也不能說是偏愛，就特別喜歡研究字畫，喜歡書法罷了。」冉昭穎微瞇起眼，讓冷冷夜風吹散他些微的醉意。

「我的書法寫得很好。」李峻笑道。

「真的？不知道有沒有這個榮幸可以一睹墨寶？」

「墨寶？」李峻被他逗趣的神情給逗笑。「說什麼墨寶，不就是寫個字罷了。」

「唉，難道你不知道寫書法也需要慧根和天份？好比我雖然喜歡書法，可不知道為什麼，就是沒辦法把字寫得漂亮。」練了幾年後，他乾脆放棄，所以總對寫了一手好字的人特別有好感。

「我可以教你。」李峻無所不用其極地想接近他。

「我怕到時候你會抓狂。」

「怎麼可能？」他勾笑，走到幾步外的花壇邊，直接以指在土上寫字。「書法是相當隨心所欲的事，要的不是工整，而是感覺。」

他隨手寫下「冉昭穎」三個字，冉昭穎立時瞪大眼。「哇！樓下辦公桌上頭懸掛的金雕刻版，

該不會也是你的作品吧」他完全沒猜想李峻寫他名字的用意，只發現這字跡蒼勁有力，極具震撼力。

李峻一震。「你為什麼會這樣想？」金雕刻版確實是出自他的手，但寫法完全不同，他到底是怎麼認出的？他和他並沒有熟識到心有靈犀一點通的地步。

「字啊！尤其是這個昭字的最後一筆，和金雀的金字最後一筆感覺是一樣的。」他指著字，再仔細想了下。「而且金雀兩個字的寫法很特別，像是古老的草書寫法，和時下一般木匾上的各種草篆都不同，但又不太像正規的古時正體。」

「……你怎麼看得出那兩個字是金雀？」他刻意寫得潦草，只等有緣人看懂，為何他竟看懂了，而且還那麼肯定？

「刻得很清楚，一看就懂。」冉昭穎回答得理所當然。「也許是我常看字畫，所以習慣了那種字吧。」

李峻無法言語。

不，理由不該只有這樣！金雀兩個字的寫法，是他還在金雀時的寫法，在現代根本沒有人看得懂。

他雙眼眨也不眨地瞅著他，然後突地自他身後將他環抱住，感覺兩個人的心緊貼著，他無聲嘆息，很是享受這一刻的寧靜。

冉昭穎一僵，正想要回頭，卻又聽他說：「我有個愛人，很喜歡看我寫書法。」

「于玗嗎？」他不假思索的脫口問出。

「他不是我的情人，他是我的恩人。」

「喔……」那……那天，他看見的到底是什麼狀況？

「我和于玗不過是互舔傷口罷了。」

「……喔。」

「我喜歡男人。」

「嗯。」看得出來。

「可是，我有個最愛的人，卻怎麼也觸摸不到他。」李峻低語，合抱在冉昭穎胸前的手，掌心緊緊貼住他的胸膛。

他像極了則影，卻不是則影，可有的時候，他的笑容和動作，甚至是喜好，又像極了則影，教他迷惑。

但就算迷惑，他也已經打定主意，非要他不可。

就算他的情愛是建立在他酷似則影的份上也無妨，他會慢慢摸透他，佔有他。

冉昭穎穿著三件式的鐵灰色西裝，但在李峻的大掌底下，他卻懷疑起自己是不是根本沒穿衣服，要不然怎麼會覺得李峻掌心的熱度，直接燙進他的心坎裡？

還有，兩個男人出現這樣的動作……好像有點怪。

想了下，他緩緩轉過身，勉強勾起鎮定的笑，睇著幾乎快要高他半個頭的李峻。「怎麼會呢？你長得這麼好看，身材又棒，學識也夠，怎麼可能不將對方手到擒來？」

他以為閃過李峻的魔掌，會讓自己覺得自在一點，豈料和他面對面，才發覺近距離的接觸讓他更不對勁，尤其是李峻的眼神……他覺得在李峻的眼中，自己像是變成了一件等待鑑賞的古董。

「你覺得我長得好看？」李峻低笑。

「……憑良心講，你確實長得相當好看。」尤其當他放下一頭長髮，淡揚唇角時，更顯魔性風情，連他這個男人看了心跳都變得有點快。

「是嗎？」

「沒錯，記住，只要愛了就別猶豫，就算把對方撲倒也沒關係，要知道人生苦短，相愛很難。」冉昭穎乾笑著別開眼，突然有種既生瑜，何生亮的感嘆。

原以為自己已經帥到掉渣了，豈料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，眼前的李峻不粗獷不陰柔，五官卻俊魅深邃得教人忘不了。

「可是，我不知道他能不能接受我。」他說，氣息逼得更近。

冉昭穎為了避免失禮，只好不動聲色的不斷往後退，直到退無可退了，還善良的拍拍他的肩。

「加油，沒問題的，戀愛是人和人之間的關係，跟性別一點關係都沒有，只要你把誠意拿出來，一定可以感動對方。」

「真的？」李峻的心在跳顫，就如當年心動的瞬間。

「雖然同志相愛很辛苦，但只要有愛，一切都不是問題。」他說著，偷偷再抽出另一隻手往李峻肩頭一搭，不著痕跡地將他推開一點。「我支持你。」

唉，真的靠太近，近到他頭皮都發麻了。

「這麼說來，你似乎對同志沒有偏見？」

「不都是愛？放心，我可以跟你保證，你會是我永遠的朋友。」他拍著胸口說。

「……謝謝你。」李峻極具深意地一笑。

朋友嗎？他想要的，不會只是朋友而已。

「不客氣。」

冉昭穎咧嘴回笑，卻感覺他愈靠愈近，最後在他右頰上吻了下，又在他左頰吻了一次，動作猶如蜻蜓點水，卻已經教他全身寒毛豎起。

「只是國際禮儀，你應該懂吧？」

「……懂。」他乾笑。如果沒記錯，男人跟男人是不親臉頰的吧？而且一般女孩子打招呼通常也只是臉頰貼臉頰，沒人會真的親啊！

「對了，樓下有道雲吞豆籜麵，有我家鄉的口味，你要不要嚐一點？」李峻退後一步，拿捏著和他之間的距離，見好就收，等待最適當的時機再進一步。

「雲吞豆籜麵」冉昭穎鳳眼一亮。「真的還假的？我跟你說，鳳雛煮的雲吞豆籜麵是一絕，下次我帶你去吃。」

「真教人期待。」他笑得邪氣。

決定了，不管未來如何，眼前的冉昭穎已經讓他死沉的心再次跳動，而這一次，他要好好地調教他，非要他愛他不可，不要再像過去，直到最後，他還是不知道到底愛過他沒有。

「走走走，先下樓去吃麵！」因為太開心，冉昭穎立刻忘了剛才不對勁的感覺，毫無防備地再次搭上他的肩。

從此之後，冉昭穎像是著了魔，下班之後必定到 Brace 門市報到。

因為那裡有許多同好，也因為李峻就在那裡，更因為他可以詳細地解說所有古董的出處及故

事給他聽。

而且，他也因此攀上于珏這一條線，甚至有機會可以簽下代理經銷的合約，讓他心情大好，每天都眉開眼笑地準時出現。

然而今晚的計劃有點不同。

「走了、走了。」坐在車上，冉昭穎催促李峻上車。「我妹跟我妹夫今天都在家，今天就到我妹家吃晚餐，我會要鳳雛煮雲吞豆籤麵讓你嚐嚐，你就會知道那天宴會上吃的，實在是不怎麼樣。」

「……聽起來，你和鳳雛感情似乎不錯？」李峻遲疑了下才坐上車。

「還不錯。」見他坐妥，繫上安全帶後，冉昭穎隨即驅車離開。「鳳雛也很懂古董，雖然個性冷淡了一點，但很疼我妹，這樣就夠了。」

「是嗎？」李峻垂眼，心底泛著緊張。

還沒見到人，無法證實他們說的到底是不是同一個人，但他想，應該是了。

從沒想過有一天，他可以再見到皇叔和凰此……

「對了，我妹很喜歡翻看鳳雛的頭髮，你待會要是撞見，千萬別誤會她腦子有問題。」冉昭穎說著，不禁笑瞇了眼。

李峻先是一愕，隨即明白。

當初凰此穿越時空到金雀皇朝時，曾經出現老化的現象，也許她擔心皇叔來到這裡，也會出現同樣的狀況。

可這問題他根本想都沒想過，沒有則影，他生不如死，又豈會在乎那些。

只是過了五年，他和酷似則影的冉昭穎相遇，這會不會是老天給他的一點恩典？迷惑在相處間慢慢褪盡，他只知道自己寂寞得快要發狂，想要愛人，想要被愛，想要更確切地證明他是真實存在於這個世界裡……

「到了，我住中間這一棟，左邊那棟就是我妹妹的家。」

李峻回神，才發現冉昭穎的車子早已經停進一棟建築物前的停車場。深呼吸後，他下了車，瞥見冉昭穎正跟隔壁鄰居打招呼，甚至還跳過與隔壁相鄰的矮樹叢，幫忙鄰居婆婆拿東西進屋。

他的目光一直跟隨著他，見他朝這頭走來，下意識地勾唇淺笑，心一陣刺麻，不是痛，而是渴求。

「不好意思，俐雅的奶奶年紀大了，我幫她一下。」他笑著解釋。

「……你這一點倒是沒變。」

印象中的則影，對待姑娘家總是特別溫柔，這一點也總教他氣惱。

「嗯？」

「沒事，走吧。」

冉昭穎古怪地看他一眼，但也不放在心上，帶著他穿越大片草皮，走過幾個石階，踏上歐式風格的三層樓獨棟建築，像進自家門似的不按電鈴，直接推門而入。

經過玄關，向左拐便是客廳，李峻隱隱約約聽見了裡頭的交談聲，心像是被揪緊，他不由自主的停在玄關前，無法動彈。

「妹，妳能不能不要老是玩妹婿的頭髮？」走進客廳冉昭穎沒好氣地瞪著窩在沙發上，不斷

地撥動鳳雛頭髮的妹妹。

「你不懂啦！」

「我也懶得懂。先別管那些，我帶了朋友回來。」他朝玄關招招手。「李峻，過來吧。」深吸口氣，李峻緩緩朝那流淌著柔和光線的客廳走去，然後，他看不見客廳的擺設，只看見了熟悉的家人，教他不由得揚起孩子般的笑。

這抹笑讓冉昭穎怔了下，沒來由的，心急速跳動起來。

李峻的笑總是清冷並帶著打量，從沒像眼前這樣，笑得像個大孩子，和煦之間甚至帶著些許覲，有點……可愛

他搖搖頭，甩開太過奇怪的想法，出聲介紹。

「李峻，這是我妹妹凰此，這是我妹婿鳳雛。鳳雛，你知道的，就是幾年前發表金雀皇朝論文的人。」他再看向表情傻愣的妹妹。「凰此，鳳雛，他是李峻，是個百年難得一見的鑑定古董高手。鳳雛，待會弄個拿手麵給他嚐嚐吧。」

「……幸會。」李峻黑眸灼灼地定在兩人臉上。

介紹完之後，冉昭穎才猛地想起，李峻跟他打探過凰此的消息，所以他一定認識凰此，那麼剛才的笑，是對著凰此的嗎？

不對，他喜歡男人，那麼……是對鳳雛？

正當他兀自揣測時，卻聽見鳳雛放聲大笑。

「笑什麼？」他這個妹婿今天怪怪的。

「你們聊，我跟凰此去準備晚餐。」鳳雛心情大好地拉著妻子離開。

「不好意思，老是跑到這兒來，可是沒辦法呀，你煮的麵太好吃了，李峻說也想吃吃看。」冉昭穎說得很抱歉，卻是半點抱歉的樣子都沒有。

鳳雛點點頭，經過李峻身旁時，以只有他聽得見的聲音說：「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？」

李峻微詫地看向他，卻見他慵邪勾笑，那神態和他記憶中一樣。

「過來這邊坐，還站在那裡做什麼？」冉昭穎招呼著。

收回視線，他緩緩坐到冉昭穎身旁。

「鳳雛跟你說什麼？」

「……沒。」

「鳳雛今天怪怪的。」

「是嗎？」李峻心神有點恍惚，總覺得皇叔彷彿給了他暗示，解開他心底的封印，教他的渴望蠢蠢欲動。

在金雀時，身為皇帝的他從沒追求過則影，也沒聽則影說過愛，在那樣的關係底下，他甚至不能確定則影給的是愛還是臣服，所以，他想要慢慢調教冉昭穎，讓他習慣他的存在，從此之後心裡只有他。

「我沒聽他這樣大笑過。」冉昭穎咕噥著，隨即神色一斂，想了下，很是猶豫地說：「其實，從我第一次見到鳳雛時，我覺得他很面熟，好像認識他很久，甚至有的時候，他明明是我妹婿，可他一開口，我就忍不住乖乖聽話。」

那真的是很古怪的事，他甚至懷疑自己有奴性基因了，要不然怎麼會對鳳雛有這樣的反應？

「那麼我呢？」李峻幾乎是屏著氣息問。

他對皇叔莫名熟悉，這意味著什麼？

在冉昭穎介紹他看過皇叔的論文之前，他無法從這個世界的歷史裡尋找到金雀的蹤跡，無從知道這裡和金雀相隔幾百年，甚至不確定金雀到底存不存在於古老的過去，所以也不確定有沒有輪迴轉世。

可是，冉昭穎卻對皇叔有反應，彷彿魂魄裡鏤著某些記憶，那麼那些記憶又是從何而來？

「你？」冉昭穎側眼看向他，仔細地掃過他立體出色的五官、有型的俊臉，心間不自覺地又發顫了，像在傳遞某種他不明白的訊息。「我不太懂你的意思。」

「你看見我時，有沒有任何感覺？」李峻逼近他。

「就……你很好看。」偶爾還會出現心跳很快的毛病。

「只是這樣？」他不悅地瞇起眼。

則影是皇叔的貼侍，也是名義上的男妃，如果冉昭穎真是他的轉世，對皇叔有印象也算情有可原，但最終則影可是和他同寢了十年！這十年裡，沒在他的魂魄上留下任何痕跡嗎？

「不然呢？」難不成要他誇讚他帥到讓他自慚形穢？

「……你真是可惡！」

「嘆？」

來不及問清楚，冉昭穎的唇已經被封住，他霎時瞪大眼，還在錯愕，又感覺到他的舌已鑽入自己口中，捲吮著他的舌，吻得又深又重，像是要將他吞噬般，教他渾身顫抖。

李峻烏沉的眼眨也不眨地與他對視，直到他回神將他推開，並賞給他一巴掌！

冉昭穎很想要痛罵他，甚至想狠狠地教訓他一番，但最後選擇的卻是立刻離開現場。

李峻既氣惱也頹喪，最後將自己沉入柔軟的沙發椅背中。

冉昭穎詫異的神色，讓他想起初次吻則影時，他也是同樣的詫異，彷彿……完全無法接受他。這樣的拒絕，令他很受挫。

「挨打了？」一貫戲謔的嗓音響起，使李峻驀地抬眼，立即起身。

「是雋兒嗎？」冉凰此從鳳雛身後鑽了出來。

「皇嬪。」李峻笑了，眼眶發燙。

「天啊，真的是你！」冉凰此立刻衝上前，一把抱住他。「你怎麼會來了？怎麼會這樣？你是什麼時候來的？」

「沒必要抱這麼久吧！」鳳雛沒好氣地將她扯回懷裡。

「你怎麼這樣？那是雋兒，是雋兒耶！」在金雀皇朝裡，雋兒可是她的乾兒子。

「沒瞧見他看起來年歲都比妳大多了？」鳳雛拉著她在沙發上坐下，打量更加成熟的李雋。「發生什麼事了？你為什麼會在這裡？」

於是李峻便將他穿越時空前後的事說了一遍。

「五年？」冉凰此驚詫地看著他。「你已經來到這裡五年了？」

她不敢想像這五年來他到底是怎麼撐過來的，想當初她穿越時空時，那種身在異鄉的滋味實在難受。

而且五年前……難怪他會找不到她，五年前的她還在美國留學呢。

「是啊，五年……簡直像是一輩子那麼久。」李峻垂眼苦笑。「直到我遇見昭穎，才感覺到自己還活著。」

鳳雛平靜地看著他半晌，才淡淡開口。「所以，你喜歡昭穎，是因為他很像則影？」

「不是。」李峻不假思索地搖頭。

「那你是怎麼喜歡他的？」

「……不知道。」

「就是一份延續的感情？」

「……皇叔，我真的不知道，可是……我的胸口好痛，如果這不是愛，會是什麼？」李峻皺著眉頭，在熟悉的親人面前褪下內斂和陰冷，露出無助的表情。「如果他們相似的只有外表，我終究會膩，可是我發現他們之間還有著相似的魂魄……這讓我瘋狂。」

當冉昭穎開口呼喚他時，那是一種重獲至寶的狂喜，更甚初見面的震驚，教他不顧一切地瘋狂決定愛這個人。

也許，這份愛情是從則影身上延續下來的，但是他因冉昭穎而生的悸動也是真實存在，驅使著他想愛和被愛。

「你可知道，也許金雀和這個世界是完全不同的空間，說不定就連魂魄轉世都不相通？」鳳雛勾唇，笑得意味深長。

「皇叔的論文裡不是寫著，金雀是唐朝的分支？」冉昭穎曾將皇叔的論文拿給他看過，儘管不解，但他還是選擇相信。

「那只是隨口胡謅的，為了吸引冉昭穎罷了。」因為他記得凰此跟他说過的每句話，所以不過是將計就計。

「……可是，鸞鳳殿不就是在祁連山上？」如果金雀不屬於這世界的歷史，那麼鸞鳳殿又怎會出現在這世界上？

「天曉得這是怎麼一回事。」他沒興趣去研究時空發生什麼變化，他穿越時空只是為了尋找愛情。

李峻想了下，無所謂地笑了。「皇叔，我覺得昭穎是則影的轉世，但就算不是，我也要定他了，我知道，我不可能再遇見下一個他。」那些事壓根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他的心、他的感受。

鳳雛聞言，勾起唇。比了個請的動作。「那就瘋狂吧。」

「皇叔，謝謝你。」他又笑得像個大孩子。

皇叔的性子向來沉斂，會和他說這麼多，無非是要他想個透徹，也是要讓他知道，這裡還有個與他血脉相連的人能夠依靠。

「謝我做什麼？你想要得到冉昭穎，應該是跟凰此打聲招呼吧。」

「皇嬸，」他立刻轉向不說話很久的冉凰此。「我可以和妳大哥在一起嗎？」李峻毫不拖泥帶水，開門見山地問，但神色有些不安。

冉凰此笑了笑。「你還是叫我的名字吧，否則之後我大哥問起就難解釋了。基本上，我沒有意見，我爸媽都已經不在了，所以也沒人會反對。」

「凰此，謝謝妳。」他由衷道。

「先別急著謝，因為我可能也幫不上你什麼忙。」

「妳不會阻止，對我而言就是最大的支持。」

抿起嘴，冉凰此對他心疼得要命。「我怎麼可能阻止你？可是，我必須先告訴你，我哥有未婚妻。」她和李雋在金雀皇朝裡是名義上的母子，但她一直將他視為弟弟看待，當然知道他和

則影之間的情事。

「是朱俐雅？」

「你也認識？」

「放心吧，我看上的，誰也搶不走。」李峻笑得霸氣。

當心定下，不再迷惑後，眼前的路就自動浮現了。

冉凰此傻傻地看著他，總覺得他似乎有些不同了。

「我先離開，改天再來看你們。」

送走李峻之後，冉凰此忍不住問：「鳳雛，你有沒有覺得雋兒不太一樣？」

「妳以為他今年幾歲了？」鳳雛冷哼。

她垂眼算了下。「哇，他年紀比我哥還要大！」在這世界裡流浪了五年，他變得內斂世故，也冷沉了許多，當他不笑時，幾乎冷漠得教她認不出來。

「我才想問，妳大哥和則影除了外表，到底有哪裡相似了？」鳳雛又是一哼。

說到則影，她忍不住問：「鳳雛，你想，則影的下場是怎樣？」

閉上眼，他刻意不看她眸底說出現在就出現的淚水。「就如妳想像的一樣。」如果雋小子說得無誤，那麼必定是死路一條。

則影一定是判斷情勢已無法挽回，才會將雋小子推入那扇門內。

離開金雀皇朝之後，他成為現代鸞鳳殿的所有者，常常在後殿挖出一些文物，那些皆是雋小子埋下的思念，所以當他發現最後一份出土的文物是在他們離開金雀的十年後時，他便隱隱猜得宮中出事了。

但，那又如何？

他只活在現在，過去的歷史，早已不存在。

第三章

糟。

糟透了！

一大早，冉昭穎就頂著熊貓眼趴在辦公桌上，對公事一整個興致缺缺，佈滿血絲的鳳眼有著怨念，死盯著辦公室的某個角落。

「不可能的，不該有這種反應，可是真的很有反應啊……真是該死，我到底是怎麼了，為什麼會因為一個吻有反應？」

他唸唸有詞，像在唸著咒殺某人的咒語，但實際上，他只是毫無意識地反覆自問罷了。

是的，沒錯，他因為李峻的強吻而有了反應，反應還強大到他不得不逃……簡直是見鬼了！

他向來不是男女通殺的料，怎麼卻對他那麼不同？

不是他自誇，仗著俊美外型和無敵電力，他受盡男男女女的青睞，但抱持著世界大同的想法，他向來一律平等地看待，只因他從未對誰有感覺。

對於同志，他沒什麼特別的看法，可是不代表他可以接受自己成為其中一員，更從沒想過自己居然會對男人有所反應。

「喂，你在搞什麼鬼？大夥都在等你開會，你居然還給我趴在桌上」朱俐雅像風一樣刮進他的辦公室內，毫不客氣地罵著。

「俐雅……」他氣若遊絲地低喚。

「……你幹麼？」眼皮一跳，她趕緊走到他旁邊。「嘿，你是怎麼了，臉色糟透了。」

「我快死了。」

「發生什麼事？」她擰起好看的眉。「該不會是和李峻有關吧？」

冉昭穎倏地像做錯事的小孩，以乾笑來掩飾心虛。「哈、妳、妳怎麼會想到他呢？」

「因為我奶奶昨天告訴我，有一個很帥的男人和你一起去凰此家。」說著，朱俐雅不滿地瞇起眼。「你很不夠意思耶！李峻跟著你去凰此家，你也沒告訴我一聲。」

「告訴妳幹麼？」

跟她說，李峻看上他，還強吻他？這種事，打死他也說不出口。

她揚起眉。「是啊，不關我的事嘛，那我也懶得理你了。」說完轉頭就要走。

「俐雅。」他立即叫住她。

「幹麼？」

猶豫了下，冉昭穎像是鼓起了莫大的勇氣，小心翼翼地問：「妳能不能……親我一下？」

朱俐雅頓住，轉身走回來看他好一會，終於忍不住探手撫上他的額頭。「……沒發燒啊，說什麼瘋話？」

「我這麼正經，妳說我說瘋話」

「就是太正經，才覺得你有問題。」

「……」難道他就是要不正經才代表沒問題？「妳又不是沒親過我，現在不過是換我主動而已，幹麼這麼嫌棄？妳這不識貨的女人。」

「不好意思哪，那是年紀小不懂事，才不小心親了你。」她必須承認自己曾經非常迷戀這男人，可是當她發現自己再怎麼努力也無法在他心裡激起任何漣漪後，就自動放棄了。

她很清楚，在冉昭穎眼中她並不是妹妹，更不會是他喜歡的女人，頂多是他會珍惜一輩子的朋友。

因為定位明確，所以她不再強求。

「是啊，那妳現在年紀大了很懂事了，就這麼小氣不親我？」親一下會死啊？他只是想要確定一件事而已，幫一下有什麼關係？

「親你有什麼好處？」

妳能夠間接得到李峻的吻……好吧，這句該死的話，他真的說不出口。「給妳十天有薪連假。」他豁出去了！

「……你真的生病了。」他向來依賴她，害得她平常上班日根本沒辦法請假，甚至連假日也得到他和鳳雛合開的古溯古董店幫忙。

「只是要妳親，又不是要舌吻，妳到底是在怕什麼？就當我幫妳練習嘛。」他只想要確定自己到底是怎麼了。

「你可以找別人啊。」幹麼找她？

「因為只有妳才不會抓著我不放。」

她瞇眼。「你確定我不會？」

「如果是妳，我可以勉強接受。」他並不是不愛女人，而是看過太多強勢又傲嬌的女人，實在是讓他很吃不消，幸好俐雅完全沒有這些惡習，在她強勢的姿態底下，有顆包容又溫柔的心。

「真是勉強哪。」她碎了聲，看他一臉乞求，想了下。「要是以往就無所謂，但我現在有喜歡的人了。」

「誰啊？」

「……要你管。」一想到心上人，她不自覺露出羞澀的笑。

冉昭穎睜起眼，覺得這個表情很眼熟——「難不成是李峻？」

「不行啊？」她嬌羞地垂下眼。

「不是，而是……」哎呀，這怎麼可以「喂，妳不要忘了，妳是我的未婚妻。」

「你打算要讓我一輩子都當你的冒牌未婚妻？」

「那當正牌的算了。」反正兩家住得這麼近，她奶奶也很喜歡他，反正……他現在需要一個女人讓自己冷靜一點。

「不要！」

「俐雅——」他難得沉下臉。

她是很棒的女孩，與其要愛上永遠不可能給她回應的李峻，倒不如愛上他還比較好，而且要是沒記錯，以前她明明很喜歡他的。

「我的事你別管，要是不想幫忙就算了，不准你搞破壞。」

「李峻會比我好嗎？」冉昭穎站起身。

「人一定要擺在一塊比較嗎？那只是一種感覺而已。」說完，朱俐雅一臉惋惜地拍拍他的臉。

「昭穎，我傷到你自戀的自尊了嗎？」

他沒好氣地抓下她的手，很幼稚地送到嘴邊咬。

「你敢咬我？」朱俐雅也反抓起他的手要咬，然而就在這瞬間，敞開的門外猛地有道挺拔身影逼近，冷沉的眸子死死鎖住兩人親密的互動。

「嚇！」

正對著門口的冉昭穎很不爭氣地嚇到，而感覺到不對勁的朱俐雅回頭望去，粉顏瞬間化為死灰。

「我打擾兩位了？」李峻沉聲問。

「對！」

「沒有！」又是分歧的答案。

只見朱俐雅橫眼瞪向冉昭穎，用眼神清楚地告訴他「不准亂說話」，而後就像個小女人般垂首離開辦公室，還不忘帶上門。

辦公室裡安靜得頓時只剩下冉昭穎有些急促的呼吸聲。

他腦袋一片空白，想要假裝忙碌地整理桌面資料，然而四周太安靜，安靜到發出半點聲響都很恐怖，害得他只能僵硬地坐在辦公椅上，直到陰影隨著腳步聲逼近，一股力道強迫他正視那雙陰冷的眼。

「也許床尾椅的事，我們應該從頭談過。」李峻沉聲說。

「嗄？」他瞪大眼。「為什麼？這不是早已經說好的事？」

「因為你惹火我了。」

「……我不懂你的意思，被惹火的人應該是我吧！」冉昭穎不耐地撥開他抓住他椅子的手。「昨天對我……今天又沒頭沒腦地說床尾椅的事要從頭談，難不成是想威脅我？」

「對極了，我就是在威脅你。」李峻冷哼。

「喂，做人不要太過份！明明做錯事的人是你，為什麼卻是我遭殃」天理到底何在？

「我做錯什麼事？」

「你還敢問！」不要看他愛笑就以為他天性溫和，就以為他不會發火！「你親我！」

「親你，哪裡錯了？」

冉昭穎感覺他的青筋快要噴出血來了。「你沒有問過我的意願就親我，還敢問我哪裡錯」

「那麼我問過你，就可以親了？」李峻俯近他。

可他像是被傷害過的小兔子，立刻坐著辦公椅，動作俐落地往後滑。「不行！我並不喜歡你，你不可以親我！」

「那麼我喜歡你，是不是代表我可以親你？」

他真的覺得自己快吐血了。「你喜歡男人，那是你的事，我不喜歡男人，你沒有權利強迫我。」喜歡？他的喜歡來得可真快，快到他一點徵兆都沒發現—

一道靈光劃過，他突地想起之前李峻打量他的目光，像是在鑑賞什麼逸品……原來他是用這種眼光在看他！

「那麼，只要讓你喜歡男人不就好了？」

「……我們在雞同鴨講嗎？」冉昭穎不禁頭痛的撫額。

為什麼他覺得兩個人像是交錯的岔線，說著彼此不懂的語言……明明在昨天之前，他們還擁許多共同話題，可以聊得很開心的，為什麼一夕間全變了？

「你說人生苦短，相愛很難，就算撲倒對方也沒關係。」李峻笑道。

「我……」他一時語塞。他哪知道他想撲倒的人是自己！

「你說只要我拿出誠意，對方就一定可以感受到。」

冉昭穎愈來愈不想回憶那天晚上自己到底說了多少該死的話。

「你為我加油，還說要支持我。」

對，幫他加油，順便支持他撲倒自己……好，他真是幹得好！

「你還想要那張床尾椅嗎？」

冉昭穎一聽，抬眼瞪去。「你真的在威脅我？」

「對。」

有沒有搞錯？他竟然可以回答得這麼天經地義「你知不知道朋友之間首重誠信？我說過，你會是我永遠的朋友。」

「我不需要你當我的朋友。」除了戀人，他不會讓他有別的身份。

淡漠的說詞化為一把利刃，猛地刺入冉昭穎心窩裡，痛得他一時之間竟說不出話。

也許他們相處太短，他還摸不透他的性子，但是他是真的喜歡這個朋友的，可現在他卻說不需要他當他的朋友……

「聽著，如果你要那張床尾椅，就打電話給我，如果你不需要了，往後也就不需要再跟我見面。」李峻丟下這句話，轉頭就走。

瞪著他的背影，冉昭穎狠下心說：「我們不需要再見面了！」他現在就可以決定，只因他向來不接受威脅。

頓了下，李峻沒有回答，開了門就走。

說來也巧，他一走，冉昭穎桌面電話的內線燈隨即亮起，他深吸了幾口氣才接起。「什麼事？」

「昭穎，那位缺了床尾椅的客戶又打電話來了，我跟他說已經確定會在近期內將床尾椅送到他家中，可是他想跟我確定日期，你能跟我確定一下時間嗎？」

冉昭穎瞬間綠了臉。

不會吧？老天真的非要這樣整他嗎……

通常，能夠不眨眼地下單買下一組價值五百四十萬床具組的人，在社會上都有一定的地位，經濟上更擁有絕對的自信。

換句話說，這樣的客戶，通常都不是他得罪得起的。

所以—

「我來了。」當飯店的房門一打開，露出李峻冰冷的側臉時，冉昭穎只能硬著頭皮擠出笑。在逼不得已的情況之下，他不得不拉下臉，撥了電話給李峻，期盼能夠重啟談判。

他沒有多想地來到李峻挑選的地點，這才發現自己對他真的太沒防備了。

「進來。」李峻一頭濕透的長髮披在肩上，水滴順著滑落在他赤裸的胸膛上，唯有腰部圍上了浴巾。他轉身進房，壓根不擔心冉昭穎會逃走。

鼻息間是他剛沐浴完的清香，眼前是他只圍浴巾的結實體魄，冉昭穎覺得，一旦踏進房內，自己極有可能落入萬劫不復的下場。

可是……床尾椅還在等他。

想了下，他猶如壯士斷腕般踏進房內，繞過小小玄關，走入無屏隔的書房與臥室，還沒開口，便聽李峻說：「把衣服脫了。」

他頓時呆住。

「你該不會以為什麼都不用付出，就可以讓我回心轉意吧？」懶懶坐在床上擦拭長髮的李峻勾唇，笑得邪譴。

冉昭穎僵硬如化石，有股衝動想要奪門而出，逃離未知的危險，可是一

「你可以走，我不強求。」

用力地閉了閉眼，他極度想要問候這個人全家，可惜他修養太好，腦袋太清楚，在計算出孰重孰輕，他付出的代價值不值得後—他脫掉西裝外套，扯掉領帶，瀟灑地解開襯衫，大步走向他。

這一段小小的路程中，他一直對自己心理建設，把一切當成逢場作戲，只是逢場作戲的對象是個男人，就是這樣，沒什麼大不了，不就是、不就是……眼一閉，忍耐點，很快就過去了。更何況，他到底有沒有那興致還不知道咧，他不確定自己的身體到底能不能對男人……要是真沒有，說不定還可以逃過一劫。

這麼自我安慰著，他的心情才好了一些。

走到李峻面前，他驀地皺眉，順手撈起浴巾。「頭髮擦乾點。」說著，自動替他擦了起來。

真是的，頭髮那麼長，也不會弄乾一點，實在是礙眼到讓他不雞婆都不行。

看他一臉無可奈何，李峻想起以往則影也總是這樣替他擦頭髮，不由得伸手環抱住他的腰，把臉貼在他的胸膛上。

冉昭穎頓時一震，垂眼瞅著眼前人狀似撒嬌的模樣，被他不按牌理出牌的舉動給搞糊塗，卻

又莫名其妙的產生疼惜的心理。

但這樣的憐惜並沒有太久—

「啊！」大叫的瞬間，他也已經往後急退一大步，摀著自己的胸口，臉上紅成一片。

他居然舔他！

「吻我。」李峻低聲說，倨傲的命令底下，竟有著祈求。

冉昭穎真的愈來愈搞不清楚他了，有時霸道狂傲，有時又像個無害的知己；有時惡劣囂張，可此時卻又像個大男孩……真不知道要拿他怎麼辦才好。

握了握拳，他深吸口氣，把心一橫，走到他面前，垂眼看著那相當精緻出色的五官，還有厚薄適中的唇。昨天他吻他時，唇竟比他想像中的柔軟……鬼迷心竅似地，他俯身吻上他的唇。

當四片唇瓣貼覆的瞬間，冉昭穎感覺彷彿有道電流竄過心窩，熱了他向來淡薄的慾望。

他摩挲著，突然李峻的舌鑽入他口中，他想要躲開，後腦勺卻被壓著，不准他逃離。

這個吻很濃很重，像是狂風暴雨般，教他招架不住，被糾纏得無路可退，只能被迫吞嚥對方的氣息。

李峻吮吻得狂野，像是永不饜足般地吻上他的頸項，所經之處，彷彿都有電流急竄，直往下腹而去。

對冉昭穎而言，這是種非常奇異的體驗，因為他不但沒有反感，甚至還享受著，直到李峻囁咬上他的乳尖，他才突然驚醒，倒抽了口氣。

「啊……」

「還是一樣，你向來喜歡我這樣咬你。」李峻低啞笑開。

冉昭穎一愣。他喪失記憶過嗎？不然李峻為何會這麼說？

正疑惑著，李峻的吻已往下到達他精實的腹部，隔著衣料吻上他早已昂首的灼熱。

「果然有反應了。」李峻低喃著，解開他的皮帶。

他粗喘著氣吼，「是男人都會有反應！」

「是嗎？」他又解開他的褲子鈕釦。

「等等！」冉昭穎緊抓著褲頭，捍衛自主權。「你現在要幹麼？」

「你不難受？」李峻邪邪一笑，低頭隔著衣料輕咬他一口。

冉昭穎悶哼了聲，雙手抓得更緊。「等等！先告訴我，你現在到底要怎樣？」

「我想要你。」李峻微使勁，輕易地將他拽上床，壓上他。

冉昭穎瞪大眼，清楚地感受到李峻腿間的碩大正抵著他，隔著布料曖昧的摩挲。

「……想要我？」

「對。」

「你的意思是說，你真的想把我撲倒？」活在二十一世紀的人類，大概都知道同志間的攻防戰如何成立，可他作夢也沒想到，他竟然會是在下面的那一個！

「對。」李峻濕熱的吻沿著他的胸膛逐步向下，落在他的腰間，再用牙齒咬下拉鍊。

冉昭穎嚇得想將他推開，可他的動作卻比他早一步。

「不准亂動！」李峻輕咬住他的分身。

粗喘著氣息，冉昭穎俊顏一片緋紅，只能咬著牙，閉上眼，放棄掙扎，然而當濕燙的熱感含覆他時，他卻又幾乎失控。

他猛地睜眼，難以置信地瞪著身上的人，心跳隨著灼熱的脈動失速，視線也有些渙散，迷糊間，竟發現他的唇舌沿著玉囊往上，含吮舔弄。

「等一下……」他輕扯著他的長髮。

李峻卻絲毫不理，含吮得更深、更狂。

「等一下！」禁不起這樣強烈的刺激，冉昭穎不自覺的發出難耐的呻吟，突然一股燙意自體內噴濺，全數被他含入口中。「天啊……」

他疲乏地癱進床裡，雙手覆著臉，氣息紊亂，不敢相信李峻竟然會做到這種地步，更不敢相信自己竟然就這樣宣洩。

然而，更難以置信地還在後頭，當濕熱的舌輕舔上他股間隱處，他驚得幾乎跳起來！

「你！」冉昭穎不只俊顏發燙，就連鳳眼也濕潤得泛紅。

他的褲子咧？到底是什麼時候脫掉的？這個禽獸，動作未免太快了點！

「我說了，我要你。」不容他抗拒，李峻扣緊他的足踝。

「等等、等等！」冉昭穎驀地坐起身，硬將他推開些許距離。「我們能不能換個方式？」

「不能。」李峻放棄舔吮，以長指探入他的股間。

「等等！」他大喊，扣住他的手央求。「反正、反正你也只是想要發洩，我幫你發洩不就好了？」他無法接受，真的不能接受！

「你要幫我？」一挑眉，李峻緩緩抽出長指。

他倒抽一口冷氣，懷疑自己快要中風了。

「……能不能……」再換個方式？

李峻沒有回答他，只是拉過他的手，輕覆上自己早已高昂的部位。「摸我。」他粗嘎地命令。握在掌中那烙鐵般的灼熱，充滿生命力的脈動，透過掌心傳遞著弔詭的誘惑，但可怕的是，冉昭穎發現自己居然仍不排斥。

他作夢也沒想到，他可以世界大同到這種地步！

冉昭穎垂眼看向李峻，他沉閉雙眼，濃眉緊攢，渾身像是緊繃得快要爆炸，教他不由自主的想為他紓解那顯而易見的難受。

「啊……」

耳邊是李峻壓抑的低吟，眼前是他劇烈起伏的厚實胸口，是他忍遏激情的性感眉眼，尤其他長髮微覆俊臉，更顯魔性，讓他更加快了手上的套弄。

李峻悶哼了聲，烏瞳微睜，直睇著他，俊魅的五官有著性感風采，好看得讓冉昭穎像是著了魔般移不開眼，心跳快得無法控制，彷彿對方的喜悅透過激顫完整傳遞給他，教他渾身發燙。

「吻我。」李峻的大手撫上他的臉。

說是鬼迷心竅也好，意亂情迷也罷，在這當下，冉昭穎真的想吻他，也真做了。

唇瓣貼覆，兩人口吻得狂亂，從沒想過自己竟也會生出如此深濃的情慾，分不清楚到底是誰想要吞噬誰，他們追逐著彼此，粗喘著氣，放任電流四竄，直到熱流噴濺在赤裸的身上，唇舌依舊糾纏著，誰也沒有先放開誰。

他們緊緊相擁，為了這瞬間的激情，有一剎那，冉昭穎甚至忘了自己是誰。

然而，當股間再度傳來異樣，他猛地清醒，毫不客氣地將身上人一把推開，力氣大得將毫無防備的李峻給推下床，根本不管他到底有沒有受傷。

跳下床，他七手八腳地套回自己的衣服，飛也似地逃離現場。

他的頭髮凌亂，衣衫凌亂，就連表情也是慌亂的，他感覺像是經歷了一場不可思議的夢，然而李峻的熱流卻又如此真實地在他身上……

他不懂自己到底是怎麼了。

走出電梯，踏出飯店，雜亂的思緒才慢慢歸位，倏地他想起，自己忘記跟李峻確認床尾椅的事。

「該死！我到底是來幹麼的……」

CRESCE  
NT FAMIL  
Y